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康濟録卷三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戴天民

欽定康濟録卷三上

臨事之政計二十

臨事論曰古者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夫能食之已足矣而必又有所積蓋如此所以為仁政之周也後世古法不修適遇饑困或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或勸捐借以助賑施上即垂覆載之鴻恩下仍多凍餒之黎庶此皆承平

日久豐穰積年救灾恤患之務闕焉不講耳語云拯灾
貴早賙急濟困之道苟能斟酌於康年自可維持於儉
歲凡長民者誠能踵武聖賢廓開大制則深恩被於蒼
生厚惠流於下土仁民之業豈不偉歟

一急祈禱以回天意

周禮　漢明帝
周達奚武　唐代宗
魏信陵　宋王子融 蘇軾語附
宋太宗　仁宗
東坡志林　李伯時
元順帝　明太祖

梅傳

周禮小祝掌小祭祀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巫之有常者帥巫而造之求所以禱禳之術也）

謹案聖王御宇其愛民也甚於愛身故商之旱成湯之禱於桑林也以六事而自責周之旱宣王側身修行而欲消去之其憂民之憂也若此宜乎萬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矣今觀周禮原貴祈求凡災傷

之處倘去神京甚遠食禄是方者可不竭誠致敬上體天子之心下救小民之苦使玉燭常調而時聞擊壤之歌哉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謹案天之水旱固難測人之祈禱亦豈同哉如遇旱

灾擾龍潭掩枯骨禁民間不得舉火抑陽而助陰遇
雨患閉城市北門盖井禁婦人不許入市抑陰而助
陽然而究不若一誠是格之為當也漢世遣官分禱
理冤獄出輕繫既極其誠復施仁政不可為後世之
法歟
周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大旱高祖勑武祀華嶽嶽廟
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
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

忝寄既重憂責寔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輿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絶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来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賜璽書慰勞

謹案念民既深祈禱自切奚武不避一身之險遂格

嶽神之靈隂雲布而時雨降民間之困釋矣後之君

子欲免災危者可不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哉

唐代宗大歴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京師斗米八百官

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置立

黄旂以祈晴是日雨止

謹案天之以災譴示警寔未嘗殃民以快意也將以

試司牧者之處置何如耳今幸出官米而分糶之民

困稍蘇是霽也窮黎欣幸感名而致之乎抑亦閉北

門置土臺而晴也賢哲者定有以知此
舒州令魏信陵有仁政嘗為禱雨文其畧曰必也私欲
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
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耶楚畢雨澍
謹案對衾影而無慚者始能向神明而暢達也甚矣
仁政之美也清白之吏神勿福之乎無辜之民歲將
困之乎民無罪而令長賢雨或稍遲神豈無過此司
空圖之移雨神亦曰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天是徒

偶於位矣何以為神

宋仁宗慶歴甲申王子融息壤記云余以尚書郎蒞荆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五月壬申與羣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已露請掘取驗雖致小沴亦足為快因具畚鍤以待来朝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即以馨俎薦荅　蘇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又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驗

謹案雨之不可得者縁無從而知其可必能致雨之

術也今觀息壤王子融蘇子瞻皆云畧不可犯屢有所驗犯之既有其灾求之豈無所福欲雨者苟於此地展其誠敬焉知不勝於鋤鍤之用哉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癸卯朔京師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　己卯命宰臣禱雨　至道二年命宰臣百官詣神祠禱雪

謹案爕理陰陽宰相之任也風雨時若百穀繁昌此皆聖天子時時黙祝於上天且以此責望於公孤卿

尹者也苟或愆時過甚則百僚之長自宜身任其勞齋心虔禱上為至尊分憂下率羣臣盡職至誠所感或者邀福於上蒼以乂安海宇此亦賢臣遇災而懼之道也

仁宗慶歷七年三月辛丑帝禱雨於西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大雨沾足

謹案仁宗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剋責抑何仁愛斯民之至於斯也夫災荒之至半由人事闕失故

惟恐懼修省克謹天戒以感召和氣則灾戾消而百穀用成萬民以濟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仁宗有焉

東坡志林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内有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者近歲有太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則不驗矣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

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旂旛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歳大熟吾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記之是歳嘉祐七年

謹案舊典不可不諳神靈不可不敬使非蘇公之觀唐會要知前人封典之誤誠心敬禱許復公爵則雨終不可得而歳能豐哉

孝宗淳熙時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擾龍事告太守以長

繩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隨至急令人取出乃止　南州久旱里人以長繩繫虎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掣不定俄頃雲起潭水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効如此

謹案行渺茫之祀典不若効可法之祈求虎骨非難得之物龍潭亦郡邑所常有知縣李伯時與南州里人皆以此而得雨今之求雨者獨不可以一試乎但恐不有誠心仍無寔効此又在人之自勵矣

元順帝至正二年御史王思誠上奏謂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河水溢宜雪寃獄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塞决口被灾之家厚加賑恤庶幾可以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寔不以文也

謹案人君馭育萬物敬畏天神豈徒以虛文求降鑒哉歷稽古史宋景公以善言退星漢文帝勅有司祭而不祈勿媚神以求助唐懿宗詔京兆用香水蒲蕭

於坊市以名雨羅隐請遵十六聖之教訓可致豐稔誠以君上有愛民之隐則必寔踐其仁厚之言急行其補救之政然後誠信昭於上恩澤及於下推德意以導揚和氣雖多灾沴有潛消而黙化矣願司牧者之敬慎乎平時警惕於臨事也

明太祖洪武三年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祈禱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頃刻弗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

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謹案天者羣物之祖帝王則萬民之大父母也饑饉之歲億兆嗷嗷於下司牧者憂勞於上惟恐弗克積誠感名天和為民請命於蒼昊矧敢燕閒深宮置民傷於度外哉太祖洞悉其理虔心步禱幾不自爱其髮膚是以君心端而天心亦順甘澍滂沱歲稱大有豈不美歟

明季戊申河南大旱知登封令梅傳見麥俱枯槁因思

蕎麥可種勸民偹種而待之祈禱畢信步行数里遇一隐士揖曰令君勤苦然雨闗天行非旦夕之可得也梅曰蕎麥尚可種乎其人嘆息曰可惜一片仁心向樹下一指曰公欲活民非此不可視之則菜也梅遂令民廣收菜子與蕎麥並種未幾又霪雨不止蕎無一生者惟菜則勃然透發矣且逾常年數倍民賴以不死

謹案苟以難必之事教民不若以得飽之道率衆令君意在活民誠心祈禱雖不能必雨賜之協應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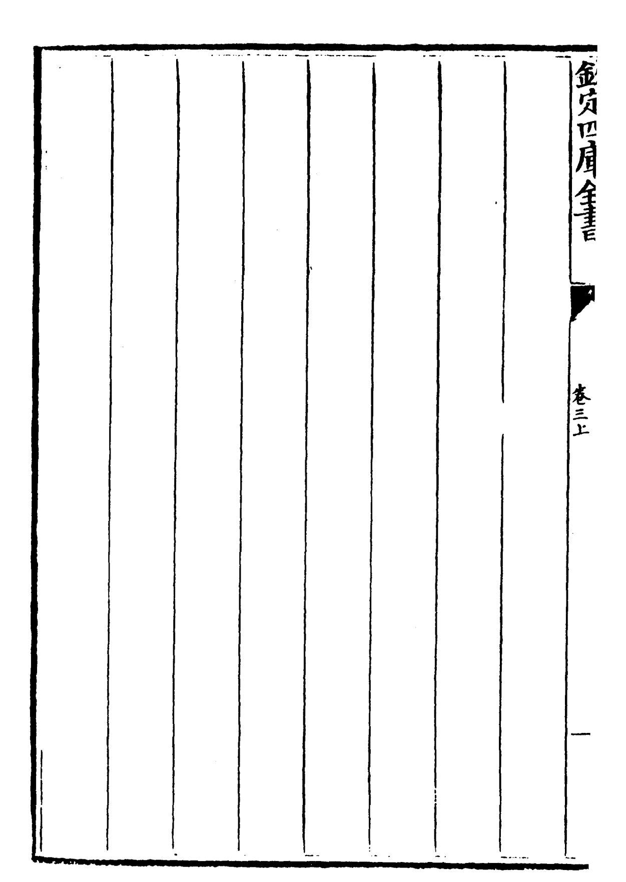
得隐士之指述噫此隐士者烏知非神人之化身不然何以知蕎之不生而菜之必茂也乃知一誠所感萬類俱通怨天尤人者徒增罪戾耳此亦救雨災之一法留心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急祈禱總論曰至治馨香何事於禱不知旱澇無常非神莫祐禱亦不可少也况當萬民窘迫四境徬徨之際哉使弗夙夜祗肅以上格天心不但不能救將来之饑饉且不能慰悵望之民情矣此周禮小祝必有掌祭祀

者在也為人君者因祈禱而念民艱釋寃獄廣平糶或格神於夢寐或得雨於躬祈懷保之仁不於此而見歟嶽神降鑒大臣之敬也邑令則作文章而自責投虎骨以擾龍誠意所通雨無不得菜之可以活民不遇隐士之指點何由而知可見有牧民之責者無時不當積誠以致感通如不可得則如蘇子瞻之迎神受惠王子融之息壤求恩皆可法也安可食天禄而不顧歲時之豐歉哉詩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壁既卒寧莫我聽惟圭壁既卒而後可以冀上天之降

鑒將荒之際要務尚有過於祈禱者哉



二求才能以捍災傷

漢武帝　秦王堅

南齊武帝　唐太宗

杜黄裳　宋司馬光

孝宗　理宗

元武宗　張光大

明林希元　鍾化民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隐恵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謹案武帝之詔雖不專為荒政而言然而令人舉賢之法莫妙於此如趙簡子得尹鐸而萬姓感懐陳寵用王涣而百事盡理况饑年民命在於旦夕若不以賞罰勵薦舉烏知不有徘徊岐路觀望而後時者哉

東晋秦甘露五年十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

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内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辟倉庫多寔盜賊屏息

謹案用人得而萬事理非秦王之謂乎令舉之不得其法賞罰混淆蒙蔽者多田疇能闢歟倉庫能充歟盜賊能息歟甚矣賢良之不可不急而賞罰之不可不明也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

惰者所在即便立奏其違方矯務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冣殿冣以申黜陟

謹案佚事妨農國之大蠹也設逢水旱小民衣食全無必至凍餒流離轉於溝壑此詔既勵司牧於未荒豈肯因循於歉歲可謂勸之切而責之當者矣

唐太宗貞觀初上令封德彞舉賢久之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異代乎正患已之不能

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𭧂慚而退

謹案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才智無窮可弗令人悉舉乎故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賢臣何嘗借才於異代蔽賢小人惟知自用被太宗一言道破此其所以抱慚而退耳

憲宗元和閒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

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

謹案天下事獨任則勞分任則逸理固然也然不得賢才而委之則親民之官不以寔心行寔政而救灾恤患之無方督撫大員不能洞達國體宣布德意於羣黎俾知崇節儉致阜成之有道所以治國之謨必以慎選為要杜公之對真宰相之論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流移

謹案宋之司馬君實其為政也雖婦人小子無不愛之戴之然其救荒也亦以舉賢良去不職為言後之活餓莩者何可不以得人為首務大生機於歉歲而免流移之顛沛哉

孝宗時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轉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事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謹案君臣之間皆以饑民為急其用人也互相斟酌惟恐稍有不當以貽民患悉令各盡厥職事有專司非蒼生之幸歟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携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懽仍知臨安府事與懽奉詔急榜諭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遂相戒勿死與懽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即流移者亦有以濟之

謹案理宗之命故守臣仍知臨安府事民遂相戒勿死良吏之有益民生也如此凡當歉歲得此良模借寇之風忽焉再覩何患雨之不降民之不救哉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即位以來恒以拯灾恤民為務而

恳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内外官僚專以撫治為事簡汰冗員撙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懐

謹案因恳澤未溥而以遴選宜嚴計之得矣但在司牧亦不可不以下士為懐昔子奇年十六而令於阿非賴白首者悉與之謀其能大治歟

張光大有云擇人委任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為當慎若一概委用

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縉紳素行忠厚廉介之士不拘富豪但為衆所敬而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也

謹案元之張君猶夫宋之董氏也留心荒政真誠愷切故所論悉皆出於肺腑事事可法嗚呼人生天地間既不能致君擇民再不能立說濟世食粟而已不

亦大有愧於寸陰是惜之論哉

明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況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别擇廉能佐貳或無灾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為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别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

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謹案僉事之救荒可謂無微不入矣首重得人而以賞罰勸人敢不以勤敏自勵怠惰為戒哉此即求賢於賞罰之中使饑民得活於拯溺扶危之道耳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廠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寔心任事廠内利弊陳請即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廠饑民得所旌以彩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

帶或為骨肉贖罪或欲子弟採芹任其所欲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司廠者同賞格既諭之後又巡歴各方用拾遺法得寔心任事多方全活灾民賢之尤者即剡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即時馳叅以故羣吏寔心任事饑民多所全活

拾遺法預令饑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書姓名開所當與當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剋横行散布於地即與興革處分然必擇其僉同者而後察之也

謹案破格優禮陳請即行鍾公存此八字於心何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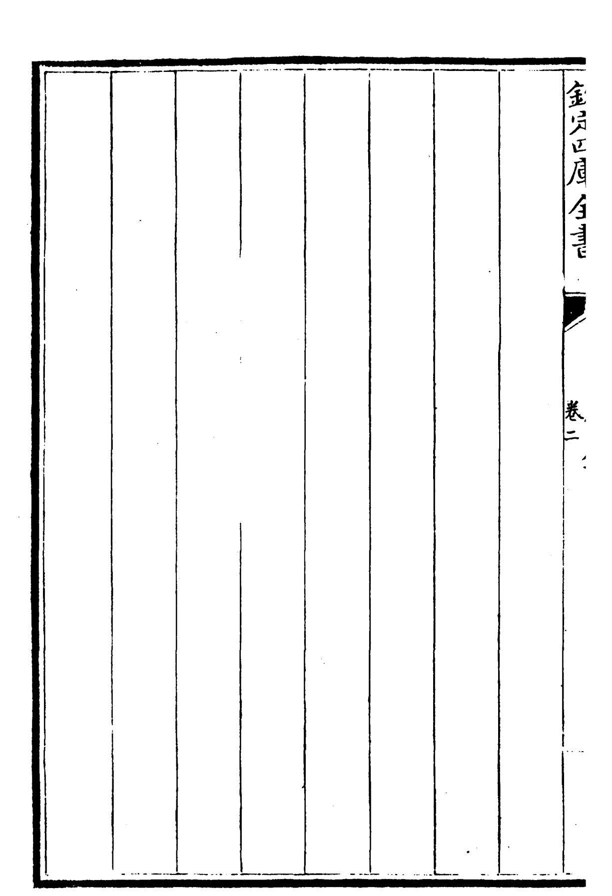
人之不為我用人亦誰不欲見用於公此所以縣縣得人而𠼝𠼝有濟也况有拾遺之妙法乎

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歉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此歷代聖君賢相無不以得人為要也如漢武之詔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唐太宗之罪封德彞謂用人當取所

長必不借才異代雖不為救荒而言而自得求才任事之要道南齊之詔至大之制切中情弊其次如苻堅之責重有司孝宗之與羣僚斟酌高宗之復用與權皆用人救荒之良法僉事之用廉能任其擇取御史之用厰首陳請得行人有不樂為其所用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懷惻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使為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

之確也故凡水利之當去留在郡縣者郡縣任之在數郡者司道任之有屬道省者督撫任之有關隣省者移會而分任之必無不可為之事矣何憚之有國語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後人雖不敢望聖王於萬一但旱乾水溢不為救治豈父母斯民之道哉

穿井法　凡開井當用數大盆貯清水置各處俟夜色明朗觀所照星何處最大而明其地必有甘泉此屢試屢驗者見農政全書



三建社倉以便賑貸

隋長孫平　唐戴冑
李許　宋張方平
蘇渭　魏掞之
趙汝愚　朱熹
金世宗　元趙天麟
明王廷相　鍾化民

隋文帝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諭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

謹案以同社之輸蓄而濟同社之急社司執帳官吏

尚有侵呑之事乎民安物阜睦俗敦倫悉由於此故長孫平之社倉與李悝之平糴皆可為神農之高弟后稷之功臣

唐太宗貞觀初戴冑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各輸穀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

謹案所在為義倉則與社倉無異矣且以王公而出粟給為庶民之所資得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道矣社稷不有磐石之固乎此賢主所以善之也人能倣

以善言為急哉書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急下求言之詔時聞規諫之條有不日新其德歟

周西伯即位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謹案世知文王之德廣被四海而不知其所以無遠勿届者未有不由樂聞善言而得也故日不暇食以求言否則何西伯之不憚煩而時與多士相接哉周

家八百之基開之者西伯總在見善不怠去邪勿疑而已矣

魯公伯禽周公之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謹案孔子之所讃美者周公之才也要知天下無有

過於周公之才者矣尚且握髮吐哺以待士周公豈不知身之貴哉葢以作相之道貴乎尊賢而得士不可不以言為重耳併以之訓其子則凡驕矜自恃拒人於千里之外者視此豈不有天壤之隔耶
漢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甞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採之未甞不稱善　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如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慮政有缺失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逺方之賢良其除之

謹案文帝之求直言不啻如饑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故無不稱其善者誘之使言也除誹謗妖言法者慮其懼禍而不告也朝乾夕惕民瘼是恤不待鄒忌之諷諫而能然也此文景之時號稱熈皥盛世可以彷彿唐虞耳

唐太宗貞觀三年夏六月以旱求直言中郎將常何武

人不學家客馬周代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
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
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悦令直門下省
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
匹
謹案以太宗之聰明英武一遇饑年直言是急救我
元元故見馬周條陳之言即令人召之不特召之而
且使人促之不特促之而且官之無非為萬民起見

故天下無不救之饑寒發明云太宗之用人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信矣夫

宋真宗咸平二年閏三月丁亥以久不雨諭宰相曰凡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庚寅罷有司營繕之不急者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壬辰雨

謹案言路通而苛政除猶夫茅塞去而蹊徑豁人情快於下天道有勿和於上哉真宗之諭宰相首欲闕失相規詔諭羣僚又望極言敢諫猶恐已之不德降

咎於民急於改過惟善是圖上蒼有不為之感動哉

此時雨之所以立降也

神宗熙寧七年京師久旱下詔求直言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悦是日即雨

謹案是雨也非詔出而即雨也因人情之大悦和氣相感而雨者也人情豈徒悦哉葢因直言即罷新法

二十八事民免征求死於法網而雨者也乃知鄭俠之繪圖韓維之力諫寔有回天之力仁宗因亢旱而求直言英宗縁雨災而望敢諫從未有若兩君言之切而驗之速者也誰謂天道之元遠哉

明宣德閒山西河南荒上命于謙廵撫二省公到任即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里老皆遠来迎公公曰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衆里老可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起本家食用之

外餘者皆要糶與饑民若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有不願減者勿強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饑民不與平糶者里老從寔具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概年豐還納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即報與州縣著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内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羊酒給其扁額十口以上者加綵緞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

一時富民樂捐而尚義者甚衆

謹案公之謀猷能匡輔社稷之艱危豈不克自出救荒之仁術然猶以民情利弊為急榜示於門求通言路葢以撫綏之責關係匪輕拯灾之方便民為上苟非虛衷下問寔心採訪縱有愛民之意難施利濟之謀是以諮詢周廣惟恐百姓不為上告民情不得上申言路開而州牧縣令罔敢遏抑究滯由其上之明聰已無遠不屆也蠹胥奸役莫敢擾累閭里緣其上

之察訪已無微不燭也豪猾紳士弗敢閉糴昂價侵年鄉邑懼受欺受俬者之直訴劣跡難逃國憲也然此尚未可恃為無弊必平心以審之明決以行之其庶幾有利而無害歟

正統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蘇州逋税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米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幷加耗蘇税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筭

疏減八十餘萬石

明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落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中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粮加耗之制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賫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擾非虛語也

弘治間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邉餉或曰北邉粮草半屬

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後既至台邉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領要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舊評曰忠宣之法誠善然使不名邉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寔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人臣果知納約自牖之理兼以寔心愛民則民情何時不可上聞九重何時不悉民隱耶

世宗嘉靖七年九月川陜湖廣山西荒諭都察院令内外官員條奏救荒良策及凡不便者

謹案事不盡晰於典章言不盡在於卿貳故必令内外官員奏其良策盖合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平時經理常恐有未協民心不便民俗之事况於饑荒之歲尤須斟酌盡善康濟黎元况内外官員具有牧民之責然則有嘉謀嘉猷者可不急為入告以順承此德意也哉

命條陳總論曰舜之孝禹之功西伯之德皆臻人世之極皇皇焉猶恐士民不以善言告日中不暇食求賢以自輔後之致治者可弗廣開言路歟君臣一體理豈有殊周公之輔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故致君澤民者亦無不以言路為先也況遂凶歲饑饉頻仍衣食難充者衆民困不知救援無術何以稱佐君上燭幽隱子元元之意哉此漢文帝之止輦受言庶幾無愧唐太宗之立用馬周彷彿聖王其他如

宋之二君明之嘉靖亦不愧凶年之修省于忠肅公之巡撫兩省一到即求通言路上達民情惟以平糶為先育嬰為重上行之既力下奉之必誠既活饑寒之衆復全襁褓之嬰仁哉忠肅救荒之政也周文襄大驚逋欠若不隨地與農民辨論烏得周知劉大夏出理邊疆使不日夕與父老圖謀何由得法且草茅之中屠狗之間未必無人言可忽乎書云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已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子可不畀以自牧合天下之

智以為智哉

四先審戶以防冒恩

宋蘇次叅　李珏
鄭雍　余童
俞宗亨　董燗
袁燮　明林希元
鍾化民　陳霽岩
周孔教　陳龍正

宋蘇次叅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其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寔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患請米者冗分定幾人為一

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糴矣　又任澧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謹案宋蘇君兩番賑濟前法固佳安鄉之澇令典押抹出或言在城之人焉知在鄉之事豈能無弊殊不知水澇乃人所共覩共聞倘出人不意親歷數鄉而驗之不但典押不敢妄抹即鄉司鄉耆皆知自警矣非善法而何

李珏守毘陵時適遇民饑將灾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産税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户雖有産税灾傷寔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户及佃人之田并薄有

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趂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濟並給票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挂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散給民至於今稱之　丁卯鄱陽旱暵又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所減價出糶先救城内外之民却以此錢准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寔惠且免偷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普

謹案李公之守毘陵戶分四等別之最清其賑鄱陽先城後鄉以錢代米免拌和路費之苦循循有序處處至當如陳平之宰肉以之而治天下何不均之有

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撿家至戶到左諫議大夫鄭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饑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上悟追止之

謹案搜檢戶口在官長則不可不嚴在天子萬不可

過謹何也官長不嚴則濫冒者決多天子過謹則捜檢者必刻而況久羈時日乎諫議之言誠懐保赤子之道也天子悟而追止之君明而臣良𭔃人生矣

余童蘄州賑濟盡括户口之數第為三等孤獨不能自存者專賑濟下户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賑貸閤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毎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一官吏專伺察

謹案户列三等賑各不同已得其要而且遠近置場

多分給所各有所主令官察之弊不能生恵可遍及

宜其見爰於千秋

江東運判俞宗亨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

罪

舊評曰是未明分場分隊用旗引之法不知徐寧孫

蘇次叅皆有成式儘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

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況饑羸之軀易蹂踐乎

從政郎董煟曰勘灾抄劄之時里正乞覔强梁者得之

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吏胥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而無告者未必得也賑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寔使饑者自備裹粮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於風霜凛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凡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户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一人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視每月送米麥點心錢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覔有則申縣斷治其發米賑糶亦

如之若此庶乎其弊少革耳

謹案董君此語在數百年之前而勘賑弊端歷歷如繪可見人情千古一轍惟在為政者善於審戶發粮否則徒飽奸人之腹耳

袁爕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爕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民居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决以此為荒政首

謹案披覽輿圖瞭如指掌司牧者留心於閒暇之時則臨事自有定見若灾荒既告方事丹青如嗷嗷待哺者何與索我於枯魚之肆者殆不逺也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次富使自檢其鄉之次貧稍貧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於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何者葢使極富次富之民出銀以貸諸貧彼必度

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不用耳目而民為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為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此者若流移之民則與鰥寡孤獨等皆謂之極貧可也

謹案審戶不清奸人得之已可恨貧戶失之更可憐林公此法使鄉里自别上中下三等而貸之其源清矣其流豈濁哉但極富者當貸幾戶次富者當貸幾人不可不細加斟酌亦安富之一道也

御史鍾化民督理荒政有云垂亡之人既因粥廠而得

生矣稍自顧惜不就厰者散銀賙之令各府州縣正印官遍歴鄉村喚集里保公同查審胥棍作奸許人舉首得寔者重賞如虚反坐給與印信小票上書極貧某人給銀五錢次貧某人給銀三錢鰥寡孤獨更加優恤分東西南北先期出示分給以免奔走守候敢有以宿逋奪去者以刼賊同論其銀又當不時掣封秤驗如有低潮短少視輕重處分

謹案御史公審户之意一在正印官遍歴鄉村二在

公同查審三在許人首告兼而行之不可缺一必須上臺寔有愛民之心有司方不敢怠至分東西南北先期出示者尤美政也

萬歷巳巳陳霽岩知開州時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岩倡議極貧民賑穀一石次貧民賑五斗務必令民共沾寔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入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外小棚下執筆點名視其容貌衣服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文再賑貧者書吏禀

公出示另報公曰不必第出前之點名册查看暗記極貧者逕開其人喚領賑米鄉民咸以為神葢前領賑之時不暇粧點盡得真態故也

謹案有司官皆如是之悳愛法紀精嚴何患貧民之不沾寔悳要之真誠必能窮虚偽亦惟始終存心為民時時檢點則民情洞鑒而措置無一事之不得其宜矣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救荒者凡以為貧户下户也

官司非不欲一一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已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竒策正以貧户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豫故耳合令被災之府州縣豫秉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户每甲分為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再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至賑濟官不許指稱造册科歛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秉便覆查此即宋時蘇

次叅澧州賑濟之法但彼臨時為之不若先時查審貧富明白民志定矣尤為無弊

謹案先時查審明白較臨期抄劄貧富迥不相同非親歴其境者不能知其妙也撫君之法不但著𡚁一時且可傳於後世

陳龍正曰賑饑之法徃徃吏縁為奸皆由戶之不能審也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請就里中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不時单車臨視稍

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盖大姓給散其利有九習知貧户多寡不至漏冒一也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二也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三也以隣里之誼不至偽雜損耗四也貧户數服大姓即有缺漏同於自鳴五也食糜各於其鄉不至羣聚喧雜穢惡薫蒸而成疫癘六也大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七也分縣官之勞八也吏不能為奸九也一云黄懋中所言

謹案凡論荒政事貴可行語貴通達勿支勿漏斯得

之矣若此九種意周而語切非目覩饑年之實弊叢興者不能有此妙論也譬如實鏡當前絲毫悉燭纖塵無有不見者也此雖放賑之法而審户已寓其中不審之審也可不熟此而為濟世之策歟

先審户總論曰時當歉歲不以生民為重而恒以穀粟是惜者固非要道然用之而不得其法徒資奸詭莫救哀鴻在朝廷既有所費在窮民不得生全主其事者寧無溺職之罪耶况有冒支之弊必多不給之人有一姓

而得數姓之粮者有幾人而不得一口之食者其害可勝道哉故惟天子不當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鄭雍所言可風千古若主賑之官烏可不預為檢點此蘇次叅命取一家人口盡貼壁上陳霽岩自將點過窮民暗記册中立法善而用意深尚何冐破之足慮李珏之人分四等余童之户别三般居上者既能精其妙筭在下者焉敢肆其侵欺衰燹之晝未嘗不莫但當預計於平時不能濟變於歉歳檒中所言委托大户其利有九的

確不易倉卒可行弊之無窮董煟言之最盡法之簡要
希元思之最精鍾御史必令正印官親歷窮鄉公同檢
視周巡撫又使府州縣預先抄劄不混稽查由此觀之
良法已備於前矣善政何踈於後也乃知不稽舊典任
意設施者不但不能比美先賢且恐踐俞通判之故轍
矣惟保甲之法嚴而審戶自清審戶清而奸詭息然而
尤當籌之於預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人能得詩人之意致力於閒

暇之時又何必徬徨於放賑之際哉

五借國帑以廣糴糶

春秋臧孫辰　唐開元詔

興元詔　宋吳遵路

王柜　元張養浩

至元令　明康棨

成化准奏　林希元

周孔教　膚隆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

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謹案官之糴糶春秋時賢大夫已行之矣何以後之為臣者竟不恤民之困於高價糴於熟所糶於荒境哉分釐之惠及小民讚誦之聲盈道路易者不為難者可知雖曰愛民其誰我知

唐元宗開元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等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下少粮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謹案糴莫貴於早糶莫貴於時以八月而計來年計之得矣且以十五萬石賑糶於一州每升減價十文非美政乎但唐時出糶之際其法不傳使不知張公詠守蜀平糶之法恐其利必盡歸富戶其害寔在窮民深可歎耳何也窮民待哺之日時雖多所糴之米粟有限一則官不許其多糴二則彼亦無錢多糴奸人窺破其微賄囑官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買數十石而去此米未曽發入公所早已暗貨與人不踰月故此無從查考簿上仍填零賣之期

而官米已畢矣奈此地米價稍減之名忽又遍傳商販商販聞之懼虧本而不來官長察之歎倉空而無繼米有不驟貴之理乎奸人於是賣其所糴之米不數旬而獲利無筭寧勿令人切齒是窮民之食賤米不過數旬窮人之食貴米必需幾月食賤米者十不過二三食貴米者十必八九惠之者非即所以害之耶故賑糶當兼行張公保甲之法此法一行既無冒濫亦不失恩宋之去唐不遠烏知張公所行之法非

即蒲同等州所行之法哉賑糴者尚其察之

德宗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戎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增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災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謹案是時陸宣公言於上曰人君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詔内命官和糴不厭多方疾苦可除悉求具奏意真詞切感動軍民此車駕之所以得返長安耳忠良之言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夫

宋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灾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債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裁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謹案官米若不循環糶糴奸商秉其既盡而鬻之價愈高而民愈困矣以萬貫錢轉運至二十六次價焉有不平之理故遵路之勸富民者是救一時之災也仲淹之命付史館者欲垂萬世之則也留心民瘼者尚其知所取法哉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知州王秬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販糴米麥之類以賑糶得旨依江州旱傷益措置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留上供

米六千五百餘石作本收糴米斛

謹案借錢糴糶官不傷而民有益最善而易行何皆逡巡不果如知州王君借會子錢五萬貫接續販糴朝廷益之以米又得數萬石作本收糴此州尚慮缺食乎事畢而本在民得不死非賢者之妙筭而能之乎

元文宗時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

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可得米飬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劵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糶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奏補官四月未甞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毎一念至即撫膺慟哭

謹案人若無寔心愛民耳此天之所以不能格也若張公所行惟知有民不知有己何禱不誠何民不救視民如傷之念形之慟哭是所忠者君所愛者民不愧忠君愛民之君子矣

順帝至元三年十二月大都南城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　六年二月增設京城米鋪從便賑糶

謹案天之警惕於順帝亦云至矣兹獨於分設米鋪

一節思以上格天意政雖踈畧而愛養百姓之心固
肫摯而不浮苟能震動恪恭上則敬畏昊天下乃軫
恤民隐則將推廣此心正已求賢養民致治豈遽至
於危也
明英宗正統六年廵撫浙江監察御史康榮奏杭州府
地狹人稠浮食者多仰給蘇松諸府今彼地水旱相仍
穀米不至杭州遂困又湖州府比因歳凶米亦甚貴竊
計二府官廪有二十年之積恐年久紅腐請發三十五

萬糶於民間令依時值償納則朝廷不費而民受其惠從之

謹案積善在常人則不易在大臣又何難一念朝存萬民暮活如康公此奏窮人雖難免拮据之求饑者幸可無轉死之慮惟望仁人賑饑救困活此窮民德大福大自古不爽也

憲宗成化六年奏准將京通二倉粮米發糶五十萬石每秔音耕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減京城米價騰貴再

將文武官員俸粮預支三個月

謹案歲值饑饉仁智不可不兼用也仁以惠民智以慰衆今減價糶米仁也預支月俸智也數月之後麥熟稲登仍然大有烏可閉藏不發令民心之頓變哉

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分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發賣依原價量增一分為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糴事完之日糴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

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糴之法專為濟貧若有商賈轉來販去所當禁革又當遍及鄉村不得專及城市則貧民方沾實惠

謹案糶糴濟民能以林公之論為法不特城市蒙其利澤而村落亦沾其實惠矣尚有溝壑之苦哉奈何世之救荒者皆不知林公之荒政叢言是必要之書也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

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寛廠民居儲穀於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過二斗如奸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出首者重賞其弊自革有鄉村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閒月而糶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灾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毋隔一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滞之患毎甲大約許糶三石多則五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糶之糶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糴用

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不許糴其糴本或借官銀或借官粮或勸富家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旌奬可也

謹案賑糶之法分出二種一曰坊郭一曰鄉村何其周到也又曰循環行之必待稻熟而止方畧精詳不遺遐邇真仁人也有心而不得其法寔恵不能及民有法而不存此心蒼生何由得活中丞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欲傳後世有不身為濟世之名臣而子孫享

積德之報哉
屠隆荒政考有云災傷之處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又恐地方之富户無多最妙之法借帑銀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户向豐熟去處循環糴糶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粮日日在市勢亦不能如他處米亦不足則雜置荳粟薷蔔麥蕎蕨粉芝蔴之類皆足充饑但當嚴禁商牙來糴昔吳遵路知通州時能使災傷之處與蘇秀同其米價用此法也

謹案屠君開口兩句就將荒政說完見得賑糶一事是救荒上策本不虧民不死即耿壽昌之遺意至說凡可以充饑而救死者一概可買尤見行權之大畧

借國帑總論曰上不病官下不困民能救生民於萬死之中者莫如借國帑以先興販也自春秋以來即有其事今觀唐宋元明代無不舉誠盛典也但借官錢而糴糴之多者無如王氏借民錢而興販之頻者首推吳公二人所行為法千古救荒者何可視為泛泛也若元之

張公不特取鈔命米商出糶救民一種忠君愛民之心勃不可遏形之痛哭流涕而不止真太古之仁人也後之君子或那常平米或借府庫錢或貸富豪錢加其月利以作糶本給與富商大賈或差幹吏能員先往豐熟去處循環糴糶我無濟人之重費而寔有起死之良圖舉口之勞生人之命上智之事也又何惑焉易云損上益下民悅无疆惟賑糶則所損者甚少而民之悅也誠无疆矣

六理囚繫以釋含寃

漢于公　楊終

鄧太后　唐貞觀詔

顔真卿　宋太祖諭

歐陽觀　元仁宗諭

明王哲　吳訥

許襄毅

漢昭帝時海州大旱三年人民離散莫知所從會新太守下車于公謂守曰非申孝婦之寃不可守詢之公曰郯城昔有竇氏少寡事姑極孝姑念孝婦侍奉勤苦欲其嫁婦不允姑遂自經盖以已在妨其嫁也姑之女竟

以殺毋告太守按治婦乃誣服某曾力爭而勿聽咎非在是而何新守齋戒沐浴徒步徃祭孝婦於塜祝方畢而大雨如注至今有孝婦廟在

謹案人有寃抑之事不明則欝恨之氣不散遂結於太虛而災眚見淫雨亢旱蝗螨兵火之類是也竇氏孝婦也蒙不孝之名身首不保非于公之力請於太守徒步徃祭舒孝婦之寃而能上囘天意哉況以孀婦而遭此寃者多矣一見於齊之庶女再見於東漢

之上虞三見於晋代之臨淄折獄者慎之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校書郎楊終以為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
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因暴急恵不下流自永平
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
邊加以北征外邦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
感動天地移變隂陽願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謹案楊子山以至理論天意切寔不差毫釐何也天不可測而理可必聖人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安有天心異於民心者哉掠拷究濫已足違和況閭閻愁苦一方欝結此天地所以為之感動也

安帝立鄧太后猶臨朝聽政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録究獄有囚寔不殺人而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寔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宫

澍雨大降

謹案不仁哉有司之嚴刑也不肯細心體訪但將五毒迫人因不能堪何冤不受致令餘威猶在死不敢言若非太后英明此獄烏能得直今下屬問而上司録防冤抑也然而出入難必誰敢再受一番荼毒故案一定而獄多冤理其枉而出之者是在欽恤慎刑之君子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

雪無盈尺今春之内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為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異昔顏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冤滯者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簡刑獄以申枉屈務從寛宥以布朕懐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髙於漢代

謹案天地惟以好生為心人生當以不殺為德刑之所加何招不得有罪者嘆自新之無路受枉者恨宿

憤之難申怨觸上蒼遂成閉塞此詔一下何患甘霖之不沛而嘉禾之不熟哉

開元中榆林衛等久旱非常顏真卿為御史行部至五原時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其冤雨即沛然而至郡人遂呼為御史雨

謹案獄之冤者不待決遣而後乖戾之氣慘成凶歲即令沉埋獄底積憤未舒已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顏公行部細心辨其冤獄愁雲怨日忽變而為暢靄和

風此御史雨之所由來也

宋太祖建隆二年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扈猶言強梁也扈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入水退小魚獨留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也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録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虐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聖君此心純乎愛民故勇決嚴毅之中即寓正直蕩平之道太祖深知理獄之難視人命為至重特詔令諸

州愼重録囚達部詳審然後信讞定而法網寛合之

周禮委曲詳核之條仁慈忠厚之㫖前後無違矣

歐陽觀為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

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其子修方三歳乳者抱

立於旁觀曰術者謂我嵗在戌不利使其言驗不及見

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謹案仁哉歐陽觀之存心何肫摯而深切也求生於

死獄之内並非要名遺言以告後人并非樹德總為

一腔慈惠不欲因勢而阻尤不欲自我而止故及身則倍著哀矜錫類則教之忠厚仁哉司理宜文忠之為名臣也乎

元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有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謹案百姓不能遂其生四境擾害由之起大業未年

乾符初年可鑑也仁宗因民饑饉言非省刑罰薄賦歛則不能舒其困非思得其要而治得其道者哉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上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值大旱苗種不得入土哲深恤民隠即親録囚繫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即雨遂成有秋民為謡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謹案古之盛吉執丹筆而泣者謂吾筆一下死生立

判故也理刑官如此存心何至亢旱不雨王御史因
苗不得入土親録繫囚出其當原減其餘等即成有
秋乃知寃失出無失入此二句者誠祈禱之靈符也
松江吳黼任撫州同知時久旱不雨臺使以黼廉直將
隣郡建昌富民吳萬八一案令迹其寔盖萬八以子殺
父大獄久未決萬八至是仍以厚賂求寬免黼曰我荷
國恩食天禄寧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如律是夕忽
然大雨萬八已為雷震矣一郡驚異以為吳公之正直

所感云

謹案此又以不殺而致旱災者也萬八之獄斷無遲滞之理問官何得貪其厚賂而曲貸其辜苟非天譴嚴明暗與王章相合安見幽明一理法不可弛然則赦非善政古且志之况於絶倫之大者乎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即死其翁曰此必婦之故矣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遍審

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荊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其夫死之際置魚作飯仍由舊路而行試狗彘無不立死者遂出其罪即日大雨如注

謹案感孚之理捷如影響田婦餉夫而死寔出無心問官不能細訪置之死地所謂嚴刑之下何所不招遂干天怒灾異頓施非褎毅公上體天心察其寃抑

安能沛甘澍於恒暘之歲哉

理囚繫總論曰獄中之苦人盡知之乎以將相而歎獄吏之尊則其毒加於囚也可知矣一人在獄闔户悲啼吏卒苛求不已妻兒賣盡難供故血淚未乾於箠楚離䰟又泣於夢中仁人君子可不以刑獄是恤哉若雨呼御史者不決之獄也亢旱三年者已死之獄也畏吏不敢言苗不得入土者將死之獄也罪定天誅不殺之獄也不論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於獄中天地未有不為

之震怒而見於灾異者也楊終之論信不誣矣唐之太宗宋之太祖元之仁宗異代同心故得咸稱致治之主折獄者存心必若歐陽觀明察得如許襄毅方能無愧試問今之沉於獄底者果能求其生而勿得者歟哀哉吾恐半居洛陽令之所問也人自不察耳五毒痛加何枉不坐縲絏所繫何歲無冤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云殺戮無辜上帝弗蠲降咎於苗君子可勿於囚繫之内稍開一面以免降咎之困哉

七禁遏糴以除不義

秦百里奚　秦穆公

隋文帝　唐崔悛

後周廣順詔　宋吳及

蘇軾　蘇緘

淳熙詔　黄裳

明張居正　鍾化民

周襄王甲戌五年冬晉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言於秦伯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於晉

謹案人生不幸遭遇饑年全賴有無相濟庶可全生

此賢臣所以勸其君救灾恤隣恵養黎民之要道也
襄王七年十一月晉饑秦伯饋之粟曰吾矜其民也
謹案秦伯之輸粟一而再矜民之語藹若陽春并不
生一點偏護之念是故被其澤者懽欣交通遠邇愛
戴後之為隣郡司牧者可不上法賢哲之仁術乎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
佐命功不可廢帝謂盧賁等功雖甚偉然皆挾詐擾政
不可免也乃如律治之

謹案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閉糴為愛民殊不知隣邦均赤子也故孟子取五霸之禁遏糴千古公正之論莫大於此高祖之論盧貢略前勲而儆害民之吏誠快舉哉

唐崔倰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卹倰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糴以重困鄰民自是商貨流通

謹案不近人情之事皆胥吏貪污者之所為也凡下

閉糴之令藉口為本境之民起見未嘗稍有所私殊不知其所私者不在是也不過不能為民身家畫萬全之策徒欲藏此粟於富家以說豪猾昂價損民之意豈知聖天子以天下為家胞與為懷凡在版圖莫不欲安養而生全之寧肯令此境阜安彼方饑餓乎揆情度理務在流通崔公真仁人也

後周廣順間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太祖聞之

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謹案視太祖之待南唐非大度之主歟唐人以之供軍尚許人畜負之而去究何嘗因救民而得禍若後之府縣官必然閉糴以為上為其君下為其民而不知其干天之怒矣人主當以好生為德信哉
宋仁宗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爭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

究之義奏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今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間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

謹案閉糴之令自古皆恨又自古有之其故何也其意他處之民徙死我境之粟有餘豈無卓異賢能之賞殊不知此令一行刼掠流移由之而起吳公言之

亹亹盖深知民之受弊甚大断不可以害民之政为我邀功倖禄計也

蘇軾浙西灾傷狀内有云臣聞熙寧之灾傷本縁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争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使命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所傷𡨋多兩税課利皆失其舊是大吏之不能仰承德意廣

乎惠澤於下民也如之何其可乎

謹案饑年處事沽名心萬不可起救荒政務須宜早為裁酌沈起張靚立賞閉糶不過欲沽愛民之譽不知小民絶粒草木俱完藏米者愈高其價興販者懼刼不來遂至於此非平日失於稽古臨事在於求名乎東坡疏中此段可為閉糶者戒

紹興初蘇緘為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糶於民揭榜於道曰

其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糴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謹案民無糴所刼掠必興盜賊縱横安危難保惟賴司牧有以處之然不將常平米盡行先糴何以塞富民之口蘇君為政先已後人其誰我議

淳熙八年勅旱傷州縣全賴傍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旨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有將客販米斛邀阻者仰逐司覺察按劾尚或容蔽仰御史臺

彈奏　九年兩降指揮諸路監司不許遏糴多出榜文曉諭如故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謹案官之糴糴有限民之興販無窮彼射錙銖之利我活溝壑之民寔云兩得如其閉糴此境雖安彼地不活無惻隱之心違忠恕之道彈劾覺察其可緩乎

咸淳七年撫州饑黄震奉命往彼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八字揭於通衢米價遂平　一云辛幼安所行

謹案孰謂救荒無竒策以八字而定民心非竒策乎

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明萬歴九年淮鳳告災張居正疏云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饑民無窮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往閉糴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絶望於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於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

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於各布政司或於南京户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可接濟

謹案以通暢之筆寫仁政之端條分縷晰何等明白且令各巡撫互相關白接遞轉運糴本悉為措置允稱相度汪洋不愧調和鼎鼐有鹽梅之責者不可不法之以救天下也

萬歷間御史鍾化民奉使河南賑饑先飛檄各省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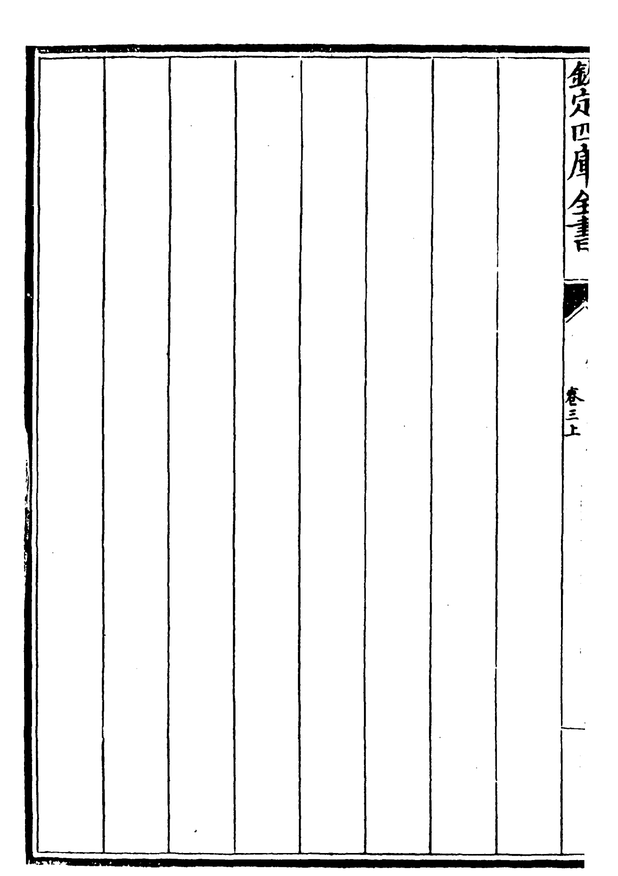
過糴及河南布政司撤防勒兵悉分置黄河口各運米所過為米船傳𦂳護送至境設官單記所到時刻稽遲罪及將領米到任其價之高下毋許抑勒是時米價五兩遠商慕重價無攘奪患浹辰米舟併集延袤五十里價遂減石止八錢矣袤音茂長也亘於東西曰廣亘於南北曰袤

謹案水旱不時天荒之也過糴阻抑人荒之也天荒尚有挽回人荒豈無救治鍾公竭力救全頓蘇民困米價十減五六可知有治人無治法本仁心以行仁

政事未有不濟者也

禁遏糴總論曰偽矣哉有司之遏糴也彼不過欲借此以邀愛民之上賞耳若言真寔為民彼糴米之家雖婦人小子必知但責其食之所餘斷無盡貲之理何必有司之諄諄禁約也總之圖治之術在誠寔尤在權宜自周至明歷代典故悉中窾要晉惠公之失筭未識愛民之方周太祖之大度包容異域盧貢沈起張靚等特小人之尤者耳設令見崔愃於湖南能無愧歟此宋朝之

詔使劾之察之誠是也與及之論蘇緘之法黃裳之諭化民之檄同功一體得致治之原良法良模不可不知所以法之也且無曲防無遏糴五伯禁之聖賢取之吏竟背之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凡在位之君子欲美其譽於畢生者可分疆界致嗷嗷待哺之民日望泛舟之役而弗得哉閉糴之令烏可勿除



八發積儲以救困窮

漢文帝　魏黃初間
唐元宗　憲宗
宋仁宗　真德秀
元世祖　胡長孺
明成祖　周忱
孫璽　鍾化民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謹案嘗閱文帝之詔有云患自怨起福繇德興則禍福之機久矣了了於胸中故首定振窮養老之令毋

布蠲租免税之恩當此旱蝗相繼豈不知民饑患也救困德也有不自損以濟蒼生哉此三代後之賢君首推文帝也

魏黄初二年冀州大荒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廪以賑之　五年冀州復饑又遣使者開倉廪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廵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悉賑貸之

謹案時當災荒民惟望治魏能愛民賑貸弗倦故能撫其衆而大其國百姓戴恵四境寧帖致治者所當

於綮要機宜務為斟酌也

唐元宗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謹案初陽透發大地回春一詔下頒九州開泰豈非明皇此日之制乎洞悉嗷嗷待哺之苦免其懸懸望眼之穿故其時沐恩澤者歌咏遐陬四海清寧兆人康樂誰謂斯民也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憲宗元和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為國者務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與足去歲甸服氣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三農輿候五稼不滋産於地者既微出於力者宜困百姓所欠歷年税斛等項並宜赦免仍以常平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京兆條疏賑濟如不足即宜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糴斛斗添給應緣賑給百姓等委京兆官差擇清幹官於每縣界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各得自資將我詔意戒之以撫授之以仁宣示朕懷咸使知

恩

謹案地無所産粟何從生民若遭荒催征何益憲宗恩為蠲免誠賢主矣且以三十萬石而賑饑民不足又令添之以折糶之斛㪺諄諄不已民命為懐何其仁也充寛充仁彰信兆民憲宗之謂矣

宋仁宗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塲賤糶以濟民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常平米依原糴價出糶以濟饑民毋得收餘利

以希恩賞

謹案民逢饑饉之災確似人遭水火之厄救之稍遲不成灰燼即陷狂瀾寧不痛心然救之不力終於一死與不救何殊今乾興間以常平米分作十四場減價出糶以濟平民皇祐間又以天下常平倉米依原價出糶以濟貧民博施濟衆可風千載小民不有再生之樂歟

寧宗時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友以正心脩

身勉士行遇水旱灾傷貧困無依之民極力救恤復立惠民倉積穀至五萬石至凶荒時照原價出糶又積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惠倉養老倉孤幼無依自十五歲以下年老無養自六十歲以上皆有賑給

謹案自古理學儒臣莫不本子惠蒼生之念為君父錫福於四方盖其温厚性成兼能陶鎔於典籍經權措置各得其宜試觀此數法寔可與文公之社倉共

垂不朽有守土之責者苟能倣而行之是甘棠慈蔭可以傳後世而潤斯民矣

元世祖至元五年益都路饑以米三十一萬八千石賑之　十年諸路出蝻霖雨害稼賑米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　十三年東平濟南諸路水旱賑饑用米二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十二石鈔四千二百八十二錠　廿二年十一月哈喇和卓民饑戶給牛二頭種二石更給鈔一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糴

米六萬四百石為四月糧賑之

謹案天有降灾之時民無愁苦之歲此際之轉移而造福者惟隨時蠲賑恵愛萬民之聖君賢相耳帑藏之金粟斷無窮時閭里之身家亟宜撫恤世祖賑饑不異九天雨露隨地頻施一無所吝民生矣歲何凶焉

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即詔每戶月給米六斗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一百五

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海寧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此脫歡察怒而不敢問

謹案饑民之得賑濟猶田苗之得時雨點滴不到根荄失鮮業已雲興澤沛則時刻不可需遲何況雲霓之轉易乎廉吏識破貪夫之意發其積聚補散民間為蒼生救饑寔則為脫歡消慝仁智兼盡一舉而兩得之矣

明成祖永樂九年七月戸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戸給粮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廪雖豐民心勿固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謹案開皇間倉廩皆足不肯賑給使民流移後且恃其富足而糜費焉成祖深明其故而易其轍誠明達

之主哉

正統間周忱巡撫江南適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來春麥熟曰此須十萬即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勾通官吏侵漁國帑名忱還忱言臣之百凡修治興作見為妄費亦由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侵動正賦事遂不問致仕而歸戶部因言忱所積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為公賦由是徵需雜

出逋負依然與後大饑民多餓莩無不望周公之再生矣

謹案賢臣妙策忽轉而為奸吏彈射之端户部因之作公賦設使再遇饑年於何利賴户部之歸積粟於朝廷不過邀榮於一己豈知國體之正大其生財之道固自有在夫豈若是之瑣瑣也哉

武宗正德四年孫璽知興化縣事多竒政時大水傷稼上司不允題荒璽即自為奏請詔減田租之半又賑饑

民萬餘人後以兵備廵歴雲貴直聲大振

謹案今之為縣令者見上臺不題而敢自奏乎孫公不以逆鱗為恐寧顧其他雖然使非天子之恵愛何以成郎官之救援宜並德之

神宗萬歴二十二年御史鍾化民河南賑荒垂危之人賑粥有顧惜體面者散銀賑之着州縣正印官下鄉親放移官就民毋勞民就官分東西南北四鄉先示散期以免奔走伺候貧民領得錢穀或里長豪惡要抵宿負

者以㓨諭出首者賞其銀正印官監視戥鑿逐封加印立册期日分給差廉能官不時掣封秤驗躬廵所至延見各色人等不嫌村陋

謹案饑無不救國無不安河南甲午之荒甚難措手而鍾公獨力撑持弗辭辛苦賑濟斯民不生不已不特自忘其官併過遭饑之困觀其政蹟直欲令人感入心脾矣良臣善政真足垂光簡編

發積儲總論曰倉廩寔而國富饒致治之本圖也然而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則財與用俱有可知百姓之身家國之倉廩所由出始而年歲豐登民則為上寔倉儲偶然旱潦告灾君即為民謀保聚葢君猶心而民猶體體安心始泰民饑其可勿救乎積儲其可勿發乎君臣識鑒之明睿者未有不以賑濟為急者也自漢文以至元明賑濟之法救困之言略備於前致治者可勿以是為法哉夫水旱蝗蝻廹人溝壑救人適以自安無二視也何則未有百姓困厄於下而君臣能相安於

上者也天灾之流行偶爾一人之救濟萬全否則成湯何以將六事而自責孔子何以舉自貶以對景公救饑之道權自上操設遇灾傷之地誠能大發積儲以救窮黎則一方安樂薄海内外愈皆安樂矣能散財者世躋昇平夫豈謬哉

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齊管子　漢宣帝詔
唐盧坦　宋趙抃
范仲淹　包拯
范純仁　孟庾　章誼
董煟　明周孔教
蔡懋德　龐承寵

齊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

謹案旨哉管子之言也民之趨利確如水之趨下稍拂其性其誰我向穀粟者活命之源也使恤民之財

而不恤民之命財帛其可飽乎危亡其可免乎則釜百釜千之論非明決者不能道也

漢宣帝本始四年春正月詔盖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謹案宣帝令丞相以下皆上書入穀以貸貧民則官

無避事之弊矣載穀入關者不論舟車皆無用傳則
免徵商之困矣豈尚有抑價之令哉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
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来者若價賤穀不復来民益
困矣既而米商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董煟曰不抑價則商賈来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
其意正欲沽譽不知市無告糴之所適以召變而起
釁也坦有定見真可嘉也

宋神宗熙寧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昻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

謹案抑價之令一行商賈固裹足不前囤戶亦皆無米吏知之乎囤戶恐人賤糶略留少許以應多人餘皆重價而暗售他方故無米者室如懸罄有錢者亦欲呼庚於是一夫不靖千人應之趙公之論高出千古

范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增至一百八十文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謹案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令不可造次須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之榜文必須豫先差人於産米地方張掛約其已到之後我處方增其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價貧民

何堪久食貴米但增價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後賣則民愈苦矣

包拯知廬州不限米價商賈聞之日集其境不數日而米價大平

謹案龍圖公之明决雖婦人小子無不知之若使米價可抑公抑之矣公知物多必賤少則貴愈抑愈少愈少愈貴龍圖公之所不抑也而他人可抑之哉

范純仁為襄邑宰因歲大旱度来年必歉於是盡籍境

內容舟誘之運米許為主糴明春客米果至多於平日邑人遂賴以不饑

謹案境內荒矣客米不來此際而方為之備何若先事而為之圖范公預於冬閒多方勸誘交春果至高價既無民情可慰非得預備不虞之策耶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叅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惟大出陳廩每升止糴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耳民賴以濟

謹案米貴時民雖賣妻鬻女總救不得數旬之苦何也米貴則人賤所得無幾耳二公大出陳廪減價救民秋成仍可賤糴非仁智兩全之道歟故慮米貴者出天庾而賤糶一也借國帑以興販二也王侯貴戚大小臣工軍民人等有米照時價出糶視其多寡遞有恩獎三也責重有司廣貸牛種課民春耕因其勤惰定以黜陟四也朝廷重農抑末優恤窮甿五也得此五法水利是務專官督理何米貴之足憂哉

從政郎董煟云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踴而此間之價低則誰肯興販商賈不至則境內之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無告糴之所有不肯甘心就死者必不能安靜人情易於煽搖此莫大之患也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米出糶其價自賤

謹案凡論荒政言宜通暢事貴預知董君所論彰隐

情於未發息禍患於無形非達人之言歟為政者果能頻頻屬目細想人情自無抑價之令閉糴之條矣若之何忽之也

明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上戶必然閉糴矣上戶非真閉糴也遠商一至牙儈為之指引則陰糴與之以故遠商可糴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吾民反害吾民也

謹案抑價之令一出商賈不来囤戶不賣即賣如撫君所云專賣與出重價之遠商而去四境之米於是而絕無論小民無錢在手即有錢何從得糴非死亡即刼掠緣斯而起撫君燭及隐微非一省之福乎

杭州司李蔡懋德通商濟荒條議杭城生齒仰給外米蒙憲行廣糴通商已無遺策而聚米之道不厭多方近聞隣境閉糴米價翔涌商販紛紛有各處阻難之愬職思官府之儲散有限民間之自運無窮而民間之自運猶

有限遠商之樂販更無窮但能使遠地經商望武陵為利藪聞風爭赴米貨迸湊杭郡百萬生齒之事濟矣招来之法釐為八則八則載後摘要備覽條内

謹案商不通民不救價不抑客始来此定理也司李善於擘畫釐為八則精詳周到盖以經濟為心視疎忽者遠矣

杭守龐承寵給批糴米議杭城周遭百里食齒繁聚地又山多田少桑柘多而禾稼少故民間食米皆仰給於

外省所從來久矣今夏徂秋雲漢為灾民虞桂玉所藉商販雲集庶幾拯此孑遺無奈隣省下遏糴之令擄人又播摽掠之虐使不為之計商人將畏足不敢出途而杭民有立槁耳給照流通無待再計仍請嚴檄嘉湖二府飭各巡兵不得搶掠嚇詐米船生事者以三尺繩之庶商販通行而杭民猶有更生之望也

謹案與販五穀雖云射利之徒譬猶救民之使不可與他販等何也杭州素不産米遠商不至朝啼絶粒

十開粥廠以活垂危

齊黔敖　衛公叔文子

漢陸續　隋房景遠

唐郭禹　宋程頤

陳堯佐　元余闕

明席書　畢懋康

耿橘　鍾化民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謹案禮貌之於人大矣哉士君子當死亡之際略不自肰以偷生曾子論之素矣故鍾御史河南賑粥賑銀獨加厚於寒士不與庸衆同之蓋以揚目而視之者未必不謝之而寧死也

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

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謹案人當饑饉之時得惠一餐之粥即延一日之命此後得遇生機皆此一餐之力矣故為力少而致功大以此定謚也宜矣凡當凶歲人可不以文子之惠為惠哉

漢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戸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

謹案粥雖數碗能活饑人豈可小視公皆悉數無遺其不苟於處事也明矣太守之用人户曹之謹慎不可為賑粥之盛典歟

隋房景遠為齊州主簿多恵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祲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路經齊兖遇刼賊將殺之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

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且嘗活者二十餘人

謹案善之感人如風之偃草未有不從之而披靡者也故雖盜賊不昧其良賑救其可緩乎主簿賑粥得救其親設令景遠自遇化盜為良豈其所難可見粥之活人感恩者切食祿者何不稍分肥甘之萬一以延枵腹之殘喘哉

唐僖宗文德元年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初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賑饘粥給孤貧通商務農時藩鎮莫以

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謹案人生天地間惠在一時名垂萬世始可告無忝於生平北韓南郭近之矣若專以功名為重者生則顯榮死則泯焉不亦大可慨哉

宋程頤有云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寛廣之地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粥則不死矣其力能自營一食者

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謹案昔陳龍正謂伊川之論雖佳但日只一餐恐不足以救其死耳曾則以為莫若倂其食畢每人或給米二三合或給糕餅數枚以代下次之餐彼既不専守候於此又可往他處營生一朝而獲數日之粮未可知也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恵

耶盖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謹案米珠薪桂人皆自顧不暇何處懇求官長若不救全老弱死而壯者盜必然之勢陳公身先率民廣開粥廠一州之中到處盡沾寔恵非善於鼓衆之君子哉

元順帝至正二年五月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卻之集將吏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捐

俸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謹案忠於君者必能愛民如余公到官十日捐俸煮粥請鈔賑民力行善政惟恐不及後果盡忠於國若置饑民於勿問但以功名為重是也其膏而不能布上之恩澤矣所以有聖主必賴有賢臣上下交而志同夫非蒼生之幸歟

明嘉靖十七年席書疏云臣竊見南京地方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甚或餓死於

道廷議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粮絶少惟作粥一法不須防姦不須審户至簡至要可以救人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縁有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方饑民聞風騈集主者勢力難及来者壅積無策遂謂作粥不宜輕舉不知辰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可寧輯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扶顛起斃拯溺救焚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此臣一得之愚也

謹案是時餓莩甚多比户離徙奸民雜出公謂民命

在於旦夕若必待編審事定民何以堪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現銀市米為粥賑之兩月惟食以粥則所賑皆貧民姦猾漸散迺奏截運儲及户部所發銀兩議定閏月兼給其妙在先令州縣十里為一局俟賑粥兩月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寔惠而豪強不得為奸也

陝西巡按畢懋康賑粥其議有云嘗聞救荒非救饑民乃救死民也其法無如煮粥善相應先儘各州縣見在

倉粮盡數動支又動本院贓銀收買米豆雜粮煮粥賑濟然所謂救荒無竒策者患在任之不真任之不力耳若有真心自有良法又何事不可為何灾不可弭也向得張司農救荒十二議試有明驗為此仰司即將救荒議十二欵發剡令各府印刷分給各州縣逐欵著實舉行十二欵載後賑粥須知內

謹案若有真心自有良法非實心愛民者不能道此二句亦不能知此二句之妙畢公深於愛民令州縣

盡開粥厰且令將救荒十二議處處發刻印刷施行其心不但欲救一省之荒併欲救各省之荒更可以救各省千百年後之荒矣生機至今猶在時與春氣融和於宇宙間也

萬歷時知常熟縣耿橘有云荒年煑粥全在官司處置有法就村落散設粥厰若盡聚之城郭少壯棄家就食老弱道路難堪一不便也竟日伺候二飡遇夜投宿無地二不便也穢雜易染疾疫給散難免擠踏三不便也

非有司親嘗嚴禁人衆慮粥缺少增添生水往往致疾惟就各處村落屬慕義者主之畫地分煮之為當也

謹案耿君三說言言中窾事事俱真非目覩而傷心者焉能有此故於不得已之中想出必不可易之法莫如各處村落各令義士主之留法人間惠愛至今不息吁嗟乎耿公安得天下有司盡如公也

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饑令各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饑民二百不

拘土著流移分别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厰就食以油紙䕶繫於臂彚立一册聽正印官不時查㸃使不得東西冐應期至麥熟而止所到必行拾遺之法遍歷州縣村墟粥厰以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救而民頼以生

諺云饑時一口勝如一斗死在須臾即能行走粥厰之妙言難盡述鍾公令州縣鄉村就便多立厰所在在救全而且遍歷周覩有司敢不竭力以生之乎

一點仁慈貫徹各厰如陽和之布大地無有不在其化育之中者也

開粥厰總論曰饑年賑粥可以粥視之乎純陽丹藥岐伯仙方不是過也何也得之則生勿得則死故耳於黔敕之事可見矣但粥厰之事務雖多其要惟五耳一貴多厰耿橘之論是也二貴得人陸續之事是也三貴巡察鍾化民之所行是也四貴犒賞畢懋康之所頒是也五貴得法席侍郎之所奏是也以此五法得余忠宣之

捐俸陳堯佐之先民何患乎粥廠之不盡善盡美也乃知無遠涉之苦門外之嗟者廠多故也無廢弛之事冒破之求者得人故也不事虛名立平賑竈者巡察故也人人竭力不忍相欺者犒賞故也寔惠均沾不填溝壑者得法故也苟能若是不特遠邁於房主簿且可與公叔丈子及北韓南郭並傳不朽矣禮記云使民有父之尊毋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毋則凡父毋斯民者一粥之賑其可緩乎

欽定康濟録卷三上